罗布人村寨

□ 胡静

我们沿着罗布人走过的丝绸之路，一路北行，穿过茫茫戈壁和广袤的沙漠，来到新疆尉犁县的罗布人村寨。

视线与村寨大门对接，神秘苍茫之气穿空而至。人脸、鱼骨造型的寨门，向人们揭示着村寨蕴含的古老文化。人脸是戴尖顶帽的罗布人，鱼骨则说明他们以打鱼为生。

千姿百态的胡杨树与红柳相互映衬，黄红相间，高低错落。大大小小的海子如萍，点点浮于沙漠。几座古朴的圆形或方形木房子，用一根根胡杨木垒砌而成，屋顶覆芦苇，是罗布人的屋舍。祭坛、烤炉及许多造型奇特的图腾，复原了村寨的独特文化。清代《西域水道记》载，罗布人不种五谷，不收牲畜，唯以小舟捕鱼为食。千百年来，他们与世隔绝，说着自己的语言，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、民歌与故事。

这里的罗布人后裔，被称为“罗布泊活化石”。看到一位白鬃飘拂的阿公，身穿白袍，头戴尖顶帽，枯瘦粗糙的手正在雕刻着胡杨木碗。我试图与他交流，他笑而摇头表示不懂。一旁的阿婆静静地笑着望着来往游人，脸上带着慈柔的安详。过往的风掀动他们的衣襟，时光却好像停驻了似的。罗布人与世无争，世代宁静安详地生活在寨子里。

过村寨，上索桥，桥下就是塔里木河。河水裹挟着泥沙，打着浑黄的漩涡。我有些不可置信：这就是著名的塔里木河吗？“哗—哗—”我听到了沉重的呻吟。作为大漠母亲河，它已哺育了沙漠生灵千万年。

过索桥，眼前一亮。只见沙漠中汪汪一碧，那波光流转、明媚圣洁的

罗布人村寨大门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湖水被沙漠温柔地环绕起来，恍若神女。连绵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一道天然屏障，阻断人类的脚步，也藏匿一座沙漠孤洲数千年的记忆。

当初，罗布人看见这面湖如此美丽，如此圣洁，定认为它是上天派神女来庇佑他们的。

如今的神女湖上，黑白天鹅出双入对，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弋。一只脱单的黑天鹅悠闲地游过来，我冲它轻轻拍掌，它清澈的眼睛望了望我，弯下长长的脖颈，嘴巴轻轻触碰一下我的脸，再扑扑翅膀，飞走了。我的心都要化了，恨不能变成一只天鹅，追它而去。于是登上一只独木舟，撑起竹竿，划向湖中。胡杨、红柳倒映在水里，蓝天、白云倒映在水里，空中飞

翔的鸥鸟倒映在水里，天鹅也倒映在水里，似梦非梦，恍如仙境。

远处沙山上，骆驼队在叮当行走，孩子们在沙上奔跑。湖畔休闲长廊，烤鱼、烤玉米发出诱人的香味。真是沙漠中的世外桃源！难怪罗布人能长期隐居这里。

坐观光车在呼呼的风声中穿行于沙漠公路，沙丘连绵起伏，泛起层层波纹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形成明暗交错的光影，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作。风吹来，沙画瞬息变化，如梦似幻。司机说，遇到起风，沙如游蛇，人要是风口行走，细沙会沿足部盘旋到膝盖处。奇特的沙漠环境下，连绵数百公里的沙梁宛如一道长城，守护着罗布人村寨。

雕的翅影掠过深黄的草甸，草甸上，牦牛悠闲地低头啃食草茎。更远处，栖息着一群黑颈鹤，那赳赳的身姿，宛如高原上的优雅精灵。那里是属都湖的东岸，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“高原仙子”，游客不能靠近，只能在远处静静欣赏。

我循着原路返回步道起点，开始向南岸进发。路边设有多个观景平台，我时不时停下来，眺望湖景。忽然心生感慨：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观看，实在会辜负这样的美。我渴望将这一切美景一一嵌入记忆深处。从南岸到北岸，这不到10公里的步道，由于被自己的双脚亲自丈量过，便产生了特别的意义。一个人对湖坐着，坐着坐着，一切的忧愁烦恼都抛诸脑后，而自己也成了自然的一部分。

在步道尽头的观景台上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。远处，皑皑雪山与我们遥遥相望，威严、平静，亘古不变。湛蓝的天空，云朵缓缓飘荡，像是还未完全融化的雪。那一刻，难以相信自己真的站在这里，置身于这片大美之中。

普达措之行的第二站是属都湖的姊妹湖——碧塔海，距属都湖东南约10公里。碧塔海的名字源自藏语“碧塔”，意为“栎树成毡的地方”。在这里，栎树成片生长，枝繁叶茂，像一层厚厚的毡子，铺展在大地上。作为典型的高原湖泊，碧塔海是鸟儿们栖息的天堂。每年秋冬季节，这里云集着包括黑颈鹤在内的大量候鸟。

沿着碧塔海的步道前行，可在宁静的湖光山色中，感受到普达措的壮丽与和谐。冬季，为了不打扰栖息的候鸟，步道会暂时关闭，游客只能在湖边驻足观景。不过，即使是湖边，也充满了活力：浅水区里，成群的候鸟悠闲觅食，并不惧人。除了常见的白骨顶鸡，湖面上还聚集着花脸鸭、赤颈鸭、赤麻鸭、红头潜鸭、中华秋沙鸭……它们或嬉戏，或啄食，好一个热闹非凡的“鸭家族”。

这一趟冬之旅，虽然短暂，却延伸了我的生活。双足踏过的美好之地，都会成为我心中念念不忘的精神原乡。一批批曾为普达措之美吸引的游客，也会像一群群念旧的候鸟，不忘飞回这里落一落脚，感受这片土地带给我们的接纳和抚慰。

河流静默

□ 安宁

在草原上开车不需要高超技术，横竖是撞不了人的，因为实在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。如果看见了，恨不能停下车，跟那人说一箩筐的话再走，就是说到天光大亮也不厌烦。此刻，生命的色泽尚未从无边的草黄之下喷涌而出。如果天空没有跟随我们奔跑的云朵，地上没有驰骋的乌珠穆沁白马，我觉得我们的车，像是行驶在广袤苍凉的火星上，万物裸露出骨骼，一切回归生命的本质，没有修饰，也无赘余。只有单调肃穆的黄色，在大地上绵延起伏。

第一次在草原上开车的K先生，因无边的辽阔心生悲悯，于是小心翼翼地操纵着方向盘，时刻关注着前方路况，怕一不小心撞上热恋中的鸟雀，或者交配中的飞虫。行走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，自然地学会为一切微小的生命让路，让万物各得其所，获得与人类同样的尊严。

K先生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，一路驱车，前往“蜜之河”巴拉嘎尔河。早春的大地一览无余，远处起伏的山脊上，尚未消融的冰雪在阳光下闪烁着圣洁的光，仿佛草原上耸立着一座座童话中的城堡，只要人们朝着梦想的方向一直走，便会抵达一生追寻的幸福。

天气寒冷，穿着羽绒服的我刚刚踏出车门，便被冷风中。大家紧紧衣领，瑟缩着身体，跟随着稳健的向导，顶风向草原深处走去。

不知闷头走了多久，感觉整个人快要冻成冰坨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将我们甩开很远的向导回头大喊：快看，前面就是巴拉嘎尔河。我抬头，踮起脚尖，看到前方有一片区域熠熠闪光。再走近一些，只见开阔的河面尚未解冻。也或许，几天前早已开河，鱼儿在晶莹的碎冰间穿梭，细瘦的枯草在岸边摇摆，成群的候鸟扇动着翅

膀，为重新抵达广袤的北方欢歌起舞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，让自然失去秩序，于是河流重新冰封，一切蠢蠢欲动的生命，手忙脚乱中再次陷入沉寂。

我小心翼翼地踩在河面上，怕一不小心，就惊动了河底的一条鱼。它刚刚惊慌失措地逃离春天的风寒，在冰层下瑟瑟发抖，重新进入梦乡。

抬眼望去，只见头裹棉帽的K先生，已沿着冰冻的河面走出去很远。混沌的天地间，仿佛只剩下一个孤独的人，和一条冰封的河流。此时，万物尚未苏醒，一切躁动沉寂梦中。只有风，永无休止的风，化作锋利的刀子，晨钟暮鼓般，一下一下切割着苍凉的大地。

河流静默无声，只以坚硬之冰，横亘在大风呼啸的西乌珠穆沁草原。

漫步都梁街

□ 简媛

我不再只是看客，而是成为这幕情景剧的一部分。桥也成了道具，行走的人、来往的车辆以及人们脸上的笑容和声音里的满足，都成为剧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街边有人叫卖米豆腐，我好奇地走过去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米豆腐以这样朴素的方式出现在眼前。就在街边的小摊上，一碗碗热乎乎、米豆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，让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我不禁想起在云南玉溪老街看到的那个推着板车叫卖糯米饭的汉子，那份对家乡思念涌上心头。而在这里，一碗米豆腐也必然会成为远在他乡的武冈人对于都梁老街的怀念。我品尝了一口米豆腐，那细腻的口感和独特的味道让我陶醉其中。米豆腐和米粉构成了米的另一个新世界，这是一个广阔而充满可能的舞台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我感受到了都梁街居民的热情，他们用自我的方式诠释着生活的美好与幸福。

登上宣风楼，站在城墙上，我突然感觉心阔如海，仿佛自己一时拥有了整个舞台，像个主角一样站在舞台中央。这里的风华从宋代开始，历经

千百年光阴流转，积淀出浑厚与从容。此时，我突然感受到时光在事物或人身上雕刻出来的美，这美无须浓妆，也与汹涌人潮无关，可只要你靠近它，就能感觉到。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焦虑。两天前我才过生日，或多或少在心里感怀时光易逝，青春不复。谁又能留得住时光呢？不妨从容往前，像自然一样以春夏秋冬来呈现自己的美，美也就变得多姿而充盈、自信而笃定。

眼前的舞台开始旋转、抬升，街道成了另一个舞台。回头再看向都梁街，年轻的情侣们上场了。他们从早上嗦一碗米粉开始，到晚上相依去光影电影院看一场喜欢的电影，用鲜活的日子诠释着惬意美好的真实生活。他们的笑声、谈话声、脚步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都梁街独有的旋律。

都梁街边，栎树高大挺拔，枝叶繁茂。那些如灯笼般簇拥的果实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热情的本地居民，用质朴、真挚的方式引领着我深入这座古城的每一个角落。它们不言不语，却以那绚烂的色彩和摇曳的姿态，向我诉说着都梁街的故事。

遇见“撩青”

□ 阳瑄

不过，我个人臆测，在《人间有味》的字里行间，汪曾祺先生的这番解释，或许只是他幽默风趣、机智调侃罢了。至于“撩青”真正的含义，或许汪老也同我们一样，沉浸在这份质朴而美妙的幻想之中。

关于舌头，很多地方有避讳与讲究，因为“舌”与“折本”的“折”近音，于是，人们通常将其称为“口条”。

聪明的广州人借舌头的另一个称谓“舂”，因其读音同“利”，便直接将牛舌头改称为“牛舂”，寓意大吉大利。满脑子生意经的温州人不但不肯折本，还想有赚，便称其“牛口赚”或“牛利钱”。无锡人则改得更为彻底，叫“赚头”，让舌头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。吃辣火爆的川渝及南昌人更绝，干脆直接叫“招财”……这些舌头的民间称号，从避讳到吉利的精彩蜕变，真是把中国人讨口彩以图吉利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这样说来，撩青就不单是一道美食了，而是寄托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撩青，你爱吃吗？这道极美之食，我是爱吃的。

喜欢吃切片，大料卤过，切成薄片，精致而细腻。蘸水可是灵魂，生抽的醇厚、小米辣的热烈、食盐的咸香、白糖的甘甜、白醋的酸爽，倒上几缕凉水，调和出恰到好处的味道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再滴上几滴麻油，那香便如丝如缕，缠绕在舌尖，久久不散。若是再配以二两温热的黄酒，那份满足与惬意，简直无以言表。

爆炒撩青则是另一番风味。将其切成薄片，以青辣椒、洋葱片为辅料，大火大油爆炒。牛舌打着卷，在锅里欢快地翻滚着，与青椒、洋葱亲密无间地融合，出锅后鲜椒极了，比起猪舌头，更是多了几分劲道和爽滑。

读书，闻书香。读汪曾祺先生的文字，不仅有书香扑面而来，更能常常嗅到饭菜香，惹得我口水连连。

冬临普达措

□ 路嘉

阳光从高空垂照下来，湖面银光流动，成群结队的白骨顶鸡在湖中游戏，水波呈半扇形向两侧拨开，又迅速消散。冰封的区域聚集着大量赤麻鸭，偶尔还能见到几只珍贵的中华秋沙鸭，它们或蹲或立在冰面上，养精蓄锐。每一只毛茸茸的小生灵，都让人心头涌上一股温厚的暖意。不时会有一群斑头雁齐刷刷地从湖的上空飞过，阵势浩大，让人啧啧称奇。

眼前这个不断引来游客惊叹与盛赞的湖，名为属都湖。它静静地卧于普达措国家公园的怀抱中，与碧塔海如同双璧，共同镶嵌在云南香格里拉这片神秘的高原大地，彼此辉映。

冬季的普达措少了春夏时节那铺天盖地的芬芳野花，但却别有一番魅力。雪山耸立，冰湖如镜，候鸟成群飞翔，点缀着这片大地，仿佛大自然在寒冬中精心绘制的一幅画。这正是我选择在冬季来到这里的原因。

从香格里拉市区出发，驱车东行20余公里，即可抵达普达措国家公园。多数游客到达的第一个景点，便是属都湖。属都湖海拔3000多米，湖水碧蓝深邃，水域面积广阔。湖畔环绕着广袤的牧场，奶酪结实美味。“属都”，在藏语中即“奶酪如石般结实”之意。多数游客倾向于沿着南岸的步道欣赏属都湖美景。然而，当地的一位朋友建议，北岸的景色在冬季尤为独特，于是我决定先走北岸，再走南岸。

在目睹了开篇那一幕之后，我沿着属都湖北岸缓行。林间透过的阳光在小道上跳跃。一只忙碌的大黑熊在树林里穿梭，恰好瞥见它带有白色端斑的尾羽。湖边，一匹肌肉强健、皮毛光亮的马正悠闲踱步，察觉到我的存在，便抬起头，用那双明亮、充满信任的眼睛静静注视着我。

一棵柳树上栖息着一群乌鸦，叫声粗野，但日子过得安稳。云杉和冷杉则是属都湖的坚守者，无惧寒冷，有着自己的担当。最常见的栎树上攀附着大量“树胡子”，这不是树的胡须，而是松萝，一种长长的地衣类植物。长长的“胡须”在风中飘荡，活像是栎树的时尚配饰。松萝对环境的要求高得有些挑剔：只在湿润、多雾又阳光充沛的地方生长，仿佛一位气质高雅的隐士，拒绝一切不合格的

空气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们被誉为“天然空气检测剂”，是大自然的环保督察员。

由于不久前下过一场雪，路边还有不少积雪。踩在雪上，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脆响，非常养耳。最让我震撼的是，正午时分，太阳高悬，湖面上正在融化的冰发出巨响，如火车穿梭而过的呼啸声，辽远悠长。声与光的特效，有一种天地之初大地正在构造的幻觉。我被大自然的磁力震慑，这一幕，已经超出了语言能表达的极限。它是如此宏大，充满力量，而又如此稍纵即逝，相机无法捕捉，相册无法留存，只有亲身经历，才能拥有那一瞬的震撼。有那么一刻，这响彻湖山的巨响，甚至让我觉得在平均水深20米的属都湖下，隐藏着一个神秘的水下世界。

步道的尽头，视野豁然开朗。眼前是一片被山林环抱的牧场，这也是香格里拉的优质牧场之一。白尾海